

# 海峽兩岸現代性佛學研究的百年薪火相傳：

江燦騰

## 新佛教史的體系性建構與批判性佛教思想詮釋的辯證開展（一）

當代臺灣學界現在普遍認為，有關一九四九年以來的中華民國在臺灣發展的學術研究史，是特殊「雙源匯流」的歷史劇變所形成：<sup>1</sup>因為，在此之前的「中華民國」主權區域，並不及於日治時期（一八九五—一九四五）的臺、澎地區。反之，一九四九年後「中華民國」在大陸的主權區域，也已被「中華人民共和國」所取代。

可是，由於有前述的特殊的「雙源匯流」歷史現象之出現和其後的相關發展之事實存在，所以本文在論述時，也將二者之一「臺灣流」，追溯到日治時期；並且，在一九四九年以來的學術史發展，也只就臺灣地區而論，並不及於大陸佛學研究的戰後發展（但在有論述必要時，仍會扼要提及）。

不過，在以下有限的篇幅中，要論述近百年來迄今的現代性佛學研究的傳承與開展，除非是進行精要的解說和擇要的評論，否則不是流於泛泛的表象描述，就是

淪為空洞的常識性評述。<sup>2</sup>

事實上，就整個百年來（一九一二—二〇一一）的海峽兩岸的現代佛學研究業績而論，主要的成果是在佛教史和思想史，其餘的如經濟史、藝術史或文學史，相對上是較為薄弱的。

在另一方面，湯用彤（一八九三—一九六四）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一九三八）一書的佛教史典範性成就，長期被過於高估和不恰當地將其視為後人迄今仍無法企及或難以超越的學術高峰，卻無視於其學術方法學的脆弱性和論述視野的過於保守性或狹隘性這些嚴重的缺陷，才導致整個中國中古時期佛教史的現代學術傳承，陷於無法直接擴展的學術困境。

反之，支那內學院傑出學者呂澂（一八九六—一九八九），以其《內學年刊》為主要的發表園地，充分利用現代性國際佛教學術最新研究成果、堅持非宗教性的精研與批判的研究進路、溯源古印度各派宗教哲學

並檢視其流變，然後將原始佛教的經典、教理和思想三者進行現代性的重新梳理和再詮釋，因而不只能與當時的國際最新現代佛學研究的成就相互爭輝，在某些部分，呂澂個人的成就，甚至猶有過之而無不及，如〈雜阿含經勘定記〉和多卷本《藏要》的精校本出版，都是這類傑出的學術成果。但是，像這樣的世界級佛教學者的卓越成就，卻長期被整個中國佛教學界輕估和忽視。

因此，臺灣佛教學者林鎮國教授，最近曾提及此事，並感慨說：近百年來，中國佛教人物曾有的巨大社會影響和佛教學者研究所產生的微弱影響，兩者似乎不成比率，也不一定有其相關性。這是本文幾乎可完全同意的精確論斷。但，本文擬溯源論述民國百年間現代佛學研究的香火相傳史，自有其重要的知識流變探索、觀察與反思、借鏡或再出發的多重作用和深遠的意義在。

以下，本文即以精要的研究成果和相關研究為中心，並分成：（一）一九四九年以前海峽兩岸的現代性佛學研究史回顧、（二）一九四九年以來臺灣本土的現代性佛學研究史回顧，共兩大不同階段和兩岸不同主權轄區的特殊歷史情境下（有關的進一步說明詳後），進行民國時期近百年來的現代性佛學研究的傳承與開展的相關扼要探討。<sup>3</sup>

但在論述之前，有必要先說明，何謂「現代性佛教學研究」？否則讀者將不明白，我在本文中，所據以進行析論的認知角度為何？和所指出的學術評鑑基準或相關指涉的主體標的何在？

簡單來說：所謂「現代性佛教學研究」，應具有以下幾大特徵：

(a) 它是非以信仰取向為主的相對客觀性學術論述或相關探討。

(b) 它的研究的方式，是以有根據的知識材料，先進行最大可能的鑑識比較、再繼之以必要的分析與批判、歸納和組合，而後才據以提出系統性的專業報告，以供學界對其進行公開的檢視、批評、或參考、引述。

(c) 它是類比於近代科學研究的方式，當其在正式專業期刊發表之前，會先被設有匿名的雙審查制度所嚴謹檢視，並且必須多數同意之後，才能正式刊載。

(d) 它的論述的邏輯，必須是無前後矛盾的一貫性陳述、和非由主觀性或非「內證式」的所形成的任意性雜湊結論。

(e) 它的歷史性的宗教現象或具體殘存的古文物證據，實際構成近代以來國際相關學界長期致力探討的最大聚焦之處和絕大多數的論述主體。

(f) 它的傳統佛教聖言量的權威性，除非先透過精確的研究和檢視，並能證明其合理性和來源性，否則在形成現代佛學研究的論據上，毫無可採信的价值。

也因爲有以上這樣的學術研究環境的存在，所以新衍生物：「專業佛教研究學者」和「專業佛教研究或教育機構」，以及相關的研究方法學或相關論述，才可能大量出現（雖不一定全然合乎專業佛教學術研究所需的各項標準和相關條件）。

（未完待續）

## 註釋：

1. 此一「雙源匯流」的詮釋觀念，是參考楊儒賓教授的原始說明，其要點可摘錄如下：「（前略）一、在臺灣紀念中華民國百年，有極特殊的歷史背景。在民國三十四（一九四五）年以前，臺灣在法理上不稱中華民國，它與中華民國是平行的發展線。民國三十八（一九四九）年以後，臺灣屬於中華民國，但做為原來中華民國地理主體的中國大陸卻另立政權，從國際的政治觀點看，『中國』這個概念分裂了，『中華民國』與國際政治認定的『中國』也是平行發展的兩條線，『中華民國』的實質內涵反而與『臺灣』高度重疊。百年的『中華民國』具有複雜曲折的內涵，其領土、人民、國際承認各方面

都歷經急遽的變遷。這種複雜的結構是中國境內其他地區罕見的，這也是『中華民國—臺灣』最特殊的構造。

『中華民國—臺灣』的複雜內涵在百年人文學術的傳承上，反應得更加凸顯，臺灣的學術異於其他華人地區者，在於此島嶼的學術源頭不是單元的，它明顯的具有中、日兩國的源頭。二、做為滿清帝國最早進入現代化的一個省，這個島嶼的成員基本上是由漢人與少數原住民組成的，其原始的學術表現不可能不奠立在以漢文化為主軸的基盤上展開；但身為最早被編入日本帝國的這塊殖民地，其殖民母國乃是近現代歐美地區外最早也是最成功仿效現代學術體制的國家，所以臺灣的現代性學術機制也不可能不受到日本強烈的塑構。一八九五年臺灣被併入日本後，臺灣被迫參加了日本的現代化行程，這種殖民地現代化的規模極大，其變遷是結構性的，學術的現代化是其中極重要的一環。論及人文學科的現代化，一九二八年成立的臺北帝國大學是個指標性的事件，在此之前，帝國日本在語言調查、人種調查、風俗習慣調查方面雖已投進不少人力物力，但直到爭議中的臺北帝國大學成立後，整個現代學術的機制才有明顯的座標作用。三、到了一九四九年，隨著史無前例的大移民蜂擁而至，也隨著史無前例的大量文化學術機構渡海而來

，學術生態丕變，臺灣學界不可能不重新接上一九四九年前中國大陸的學術傳承。四、而中國大陸的人文學術研究在十九世紀至二十世紀之交建構現代的學術機制時，通常也會參考日本的經驗，至少在草創時期，我們明顯的看到現代日本學制的影響。中國在十九世紀末後有股「以日本為師」的風潮，它給現代中國人文學術的傳承烙下極深的印痕。然而，現代日本在打造現代性的國家、國民、學術時，它所憑藉的思想資源往往來自於傳來的中國文化，比如朱子學提供的概念系統，即以曲折的方式進入了現代學術術語之林。臺灣處在中、日兩大政治勢力交鋒的前緣，它的歷史命運很明顯的深深烙上中、日兩國文化的影響，但臺灣人文學界的兩個源頭卻遠比字面所示的要複雜。五、雙源頭的概念之複雜深遠，不僅在源頭處的『中』、『日』兩詞語的文化內涵互文指涉，更在於一九四九年之後的『中華民國——臺灣』的人文學術發展迥異於以往的階段。（後略）「轉引自二〇一〇年國科會「百年人文傳承大展計畫」的〈摘要〉說明。此外，文中各項的編號，是原文所無，由本文作者自行添加，以助讀者了解。

2. 即以二〇〇八年武漢大學所出版的《佛學百年》一書為例，有當代數十位作者參與撰稿，全書篇幅更達數十萬

字之多，有關現代中國佛學研究的百年論題，也幾乎無所不包。可是，讀畢全書，仍難以讓讀者清楚和精確的了解：近百年來，在中國境內所發生的現代佛學研究，真正的學術意義何在？更不要說，可以進一步要求說明其中的傳承與開展，又是如何進行的？其面臨的問題點、或其真正的學術困境何在？可見，要能宏觀又能精要的連貫，其實是非常難的研究史撰寫。

3. 本文撰寫之前，葛兆光教授用電子郵件，傳給我如下的相關報導和他個人的相關看法：「（前略）為了進一步推動中國的佛教史研究，加強東西方的佛教史研究方法上的交流，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於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四至二十六日，召開了以「佛教史研究的方法與前景」為主題的學術討論會。在首日的開幕式上，復旦大學文史研究院院長葛兆光教授致辭。他談到，二十世紀上半葉，中國佛教史的現代研究還是很發明和自成一色的，表現在：一、中國學界研究佛教史的歷史學特點開始形成；二、已出現一批具有良好語言能力的人；三、已注意了佛教史的語境。此時的研究不僅不遜於西方，某些地方還勝過西方。然而，此後卻在學科制度、研究方法和資料上面受到限制，使得研究過多地集中在一些慣常的套路裡面——人物、宗派和經典，有畫地為



牢之虞。從黑田俊雄的著作，特別是其關於「顯密體制論」的論述中，他感到一個新的思路和新方法，特別是新的歷史解釋模型，也許會改變很多東西。中國古代佛教史研究界，也應考慮一種新的理論、方法與框架，來改變六十年來習慣的研究套路。為此，他提出了以下三個題目：（一）對中國佛教史研究傳統的反思：中國佛教史研究者為何忽略與印度、中亞、日本佛教之關聯？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之後，中國佛教史研究中語言知

識與訓練為何缺失？（二）歐美、日本對中國佛教史研究的新進展與新取向究竟是怎樣的？（三）該如何重新檢討佛教史與政治史、藝術史、社會史等領域的綜合研究方法？來自中國、美國和日本的十餘名與會代表，圍繞上述三個議題進行了深入的探討，取得了豐碩的成果。」非常有啟發性，特此致謝。此外，關於原始佛教和藏傳佛教或佛教語言學的研究，非我所長，我將不對其進行評論。

## 以佛教為主的越南設立基督教圖書館

以佛教為主的越南，已設有專屬基督教的圖書館。它是由當地聖經公會與基督徒合作打造的開放圖書館，在歷經半年申請後，目前已正式對外開放，該圖書館藏書近五千冊，將提供當地基督徒學習與認識信仰的新地方。

據外媒報導，此基督教開放圖書館位於胡志明市，藏書包含聖經學、神學、宣教、翻譯與歷史等越南文圖書以及英文的評論及社會學書籍。越南聖經公會主管武樂指出，「這是首次由越南基督徒共同努力打造出一間適當的圖書館，我們希望這代表了基督徒團

結與學習一種象徵。」武樂也表示，希望越南基督徒商人更多投入基督教事工，該公會也能持續推動越南的讀聖經運動。

越南主要信仰為佛教，基督徒僅佔當地人口一成，其中多數為天主教徒。如果要獲得正式宗教團體地位，教會必須向政府註冊。對此，武樂指出，「宗教迫害真實存在，而且所有基督教活動都在政治敵意環境下運作，隨時都有被突然關門的風險。」二〇一六年的信仰與宗教法，也對成立信仰場所施加多種限制，其中還要求所有宗教團體跟政府註冊，許多拒絕的單位因此無法取得獨立自主地位。